



桃花冬日

项紫薇

城区里躺着冬季
确认了一场最初的远行
一场最精明的演绎
从太平洋海面上升起了
我曾经会跟你相遇
在圣诞节的橱窗里
尽管我命中没有红鸾星眷顾
也愿意用走马灯去等待
来一场爱心沐浴的雨水
邂逅桃花水晶里的故事

冬天里的春天

叶兴方

草木凋零
季节进入寒冷模式
霜，打落山头的红叶
剩下的是静静等待

走进乡村
走进一块一块的菜园地
你会感到春天没有走远
又看到绿色遍地

那些白菜、萝卜、大蒜、川芎
如春天树上的绿叶
绿得耀眼，绿得迷人
绿得生机勃勃

我终于看到冬天也有春天
它的绿色，是农民的勤劳
让一个走远的自然界
重新回到人们的眼里

冬日的阳光

陈洁婷

阳光有一个酒窝，
里面盛满了微笑，
微笑荡漾着，跳跃着，竞相追逐：
落在大树上，大树看到了春的脚步；
落在溪流里，溪流有了春的记忆；
落在我的眉梢上，
温暖了我的双眸，
我的眼里飞出两只追逐的蝴蝶，
惊艳了这个疲惫的
冬天。

过冬

章柠檬/文

春夏秋冬，好像只有过冬这一说法，可见冬在四季中是蛮严肃的一件事，或者说在温饱无忧的今天，我更愿意把过冬理解为，它是四季中最需要认真对待、最具仪式感的篇章。

立冬那天，或许你还穿着短袖，站在太阳底下笑着说，这哪像冬天呀！用不了多久，也就等到天色已暗，四周冷飕飕的风会让你不得不承认，毕竟是冬天了，寒冷正在悄悄逼近。只是，冬天就像跟太阳讲好了似的，我这张脸太冰冷了，你有空多出来帮忙调节一下气氛哦，我在这里逗留几个月就回去了。太阳向来是热心的，在冬天的日子里引着大家多靠近光、靠近暖，慢慢地习惯日子也有结冰的时候，并坚信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过冬，过的是一种气势，一种和冬天势均力敌、互相穿越的气势，这种气势是汹涌的，也是平静的。

记忆中，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尤其是乡下的老家。冬天的清晨，窗玻璃上还结着霜，风会把窗吹得咯吱咯吱响，母亲很早就起来做家务了。那时的房间没有空调，但是当你看见灶膛里的火红红地燃起来了，热气腾腾的炊烟袅袅地散开了，忙前忙后的母亲时不时地过来给你掖紧被角，有时为了催你醒来就偷偷地往你怀里塞两个刚煮熟的鸡蛋，你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整个房间都升起了一种特别舒服、特别适合冬天的温度，这是现在的智能空调给不了的。那时的物质

条件远不如现在，但我们都对每个季节的热爱从没贫瘠过，哪怕是冬天。

过冬的棉被套一定是换成那床艳丽又俗气的红牡丹，可可爱爱的毛线帽子、毛线围巾一定要备起来，鼓鼓囊囊的贴身小棉袄也要备起来，柔软乎乎的桌布、椅垫也要备起来。总之，母亲会忙里偷闲地张罗着各类手工活，好像整个冬天，她都有织不完的毛衣、缝不完的针线。我和妹妹的手套，她也要准备好不同版的，织个露手指的用来写字，织个五指分开的用来骑自行车，织个盖手指的就用来臭美。她还给热水袋做衣服，其实这根本不叫热水袋，是她去村卫生院跟医生要的两只输液用的玻璃盐水瓶，带橡胶盖口的，灌上热水后，防裂防爆效果完胜现在的各类热水袋，再穿上母亲给它们做的毛衣，萌萌哒！我和妹妹的被窝里各放一个，晚上我们姐俩一起坐被窝看电视，每人手捧一杯热乎乎的麦乳精，那是冬天最暖的享受。

临近春节，差不多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了，一股备年货、送礼物的热潮，似乎把冬天的冷又压了回去。做年糕、包粽子、灌香肠、腌酱肉、炸麻花、晒番薯干、打爆米花……一个都不少地进行着。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之间送的礼都极其平常，却是心意满满。你精挑细选了一篮土鸡蛋送过来，我还你一大串漂漂亮亮的大肉粽，你包的饺子刚端过来，我做了麻糍糕给送过去。礼不重，但那份好却能让人惦记好久。隔壁奶奶至今都还在念叨，你妈那年冬天给我煮的那碗姜汤面呀，料头足、味道鲜，把我的感冒都治好了，之后就再也没吃过这么好的面了！我也时常能回忆起李婶家送过来

的咸鸭蛋，味道咸香，就着热乎乎的白米粥，我能干掉两大碗。

那时的冬天应该比现在寒冷一些，但回忆那时冬天，总觉得比现在暖，暖在有过冬的仪式感，能制造出冬天才有的热闹。现在我们拿什么过冬，好像很多，又似乎没有。

你随时可以为自己挑选一件时尚的羽绒服，却找不出一件妈妈亲手缝制的衣服；你随时可以约一帮朋友去吃火锅，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冬天过来和你一起坐被窝里聊天的朋友；你随时可以打开空调享受四季如春的温暖，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暖心的人陪在左右，暖的只是周围的空气；你随时可以在手机屏幕上动动手指给朋友寄去一份礼物，你甚至都不用看礼物长啥样，当然，你收到的礼物也很多，却找不到一样真正感动到你、能让你回忆很久的东西。

冬天，有人说，它只配寒冷，我觉得并不然，愈是寒冷愈有一种与之对抗的温暖。过冬，需要的是一种真诚、一种坚守，冷漠中不畏缩，孤独中不寂寞，保持心底的那份热，在寒风中唱歌，在雪地里撒野，在冬天放飞明媚的春光。过冬，就该脚步铿锵，逐光而行，擦亮每一段昏暗的时光，拥抱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有奔跑，有期待，有春天提前盛开的样子。

过冬，没有一个冬天是过不去的，何况在不太冷的冬天。也没有一个冬天是真正过去的，总会留下一些温暖的人和事。过冬，过的不是季节，实则是在这冰冰冷冷的天地间，把平平淡淡的日子捂得热乎乎，实则也是亦冷亦暖的人间景致。

山珍海味 姜汤面

杨光武/文

州姜汤面最吸引人的特色。

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面端上桌，半碗浇头料：蛤蜊开盖、肥蟹膏黄溢出、鲜虾殷红、肥蛏露出白肉、飘香的老姜汤里浮托着香菇、笋丝、翠绿的嫩菠菜或小青菜、细如龙须的米面上盖着一个油煎的焦边儿嫩鸡蛋……丰富的食材，活色生香。以至我这样的走南闯北来到台州打拼生活的外乡人，每思此味也流涎！

到了冬日寒气袭人的季节，一碗热气腾腾、弥漫着姜香海鲜味的姜汤面端上桌，定会馋死无数饕客。喝一口汤，嗦一口面，香辣暖胃；一碗落肚，祛湿发汗，酣畅淋漓。

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台州姜汤面，我早有耳闻。来到台州之后，有了近距离的面对面接触，从第一次品尝结下的口缘，渐渐被它吸引，我也成了常客。

又是一年冬寒时。晨起或夜晚，已明显感到有些冷手冷脚了。

那天下午，起风了，冷风吹得门窗哐哐响。到了夜里，天空下起了细雨，风吹得更急更猛，走在路上，手中紧握的雨伞在风里不停地荡悠起来，路灯的光射在风吹雨打的路面上，看着似乎更加冰冷光滑，让人心生寒意。

走，吃碗姜汤面驱寒！忙了一下午，已是夜里八九点，饥肠辘辘时，突然冒出想吃碗姜汤面的念头。

姜汤面是我喜欢吃的台州本地美食，似乎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品尝了。尤其是在冬天的雨夜里，想到一碗热腾腾的姜汤面时，心里顿时升起了暖意，凛冽的寒风在脸上，也不觉得冷了，脚步似乎更加铿锵有力，刚刚起来

老板，来碗姜汤面！好嘞！一声吆喝，一声应答后，坐在收银台里边的老板边起身往厨房走边发问：下米面还是宽面？米面是本地特产，当地必选的；宽面是普通的日常面条。这是本地面食爱好者与外地人的唯一区

别。

厨房里开始传出叮咣、叮咣的起锅烧油、颤锅甩勺的声音。

来啰……新鲜出炉的姜汤面还在锅里滋滋作响，阵阵姜香海鲜味飘出厨房扑鼻而来。

端上桌的姜汤面热气腾腾的，弥漫着诱人的姜香海鲜味！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动起筷子夹起几根吸满汤汁鲜味的米面，呲溜一声尝了一口，辛辣的姜汁，海鲜的美味，米面的香，相互交融，在口腔里激荡，让人顿感身心俱暖。荷包蛋、肉丝、香菇、黄花菜、蛤蜊、虾、一片金黄的姜汤……

如此丰富又活色生香的姜汤面，食欲瞬间激发，大口大口地吞，浓郁、滚烫的感觉从舌尖一直到心间，接连几口姜汤面落肚，仿佛已将门外的寒冷都隔绝开来。吃了荷包蛋，吃香菇、黄花菜，剥完虾与蛤蜊，吃完米面，最后我把汤汁都喝得干干净净。天寒地冻的冬天，吃一碗姜汤面驱寒暖胃又过瘾。

一碗盛满山珍海味的姜汤面，满足味蕾之余，往往就有一种才下舌尖，又上心间的情感和记忆。付完面钱，刚起身准备离开，打个饱嗝，面汤的鲜，姜的辣香还在口中萦绕。

看看旁边几桌还在细吞慢咽，吃得津津有味的食客，望望门外街道上行色匆匆的人流，不由得感慨：人间烟火气，至味是清欢。

一桌桌来吃姜汤面的人，来了，又走了。

下米面还是宽面的声音又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店里响起！本地人、外地人与台州姜汤面的故事在继续。

走出店门，雨是停了，凛冽的风还在吹，但吹在脸上已不觉得冷了。我走了，新的顾客又进去了，顾客聚散，带来滋味延绵。

朋友啊，若是生活在台州，海鲜经常吃，面也要经常见，这一碗山珍海味的姜汤面，鲜辣可口，有滋有味。值得所有天南地北有缘到台州的人见一面！

我想成为一棵树

曹葆芹/文

小时候，外婆家的后院有一棵特别高大的枣树。当满树的枣子密密麻麻时，我站在树下，仰头望向枝条，心里巴巴地想吃。可我不能爬上去摘，妈妈说女孩子要有女孩的模样，不能像野孩子那样不懂规矩。我不甘心，但也只能求着表哥，表哥身手矫捷地爬上爬下，把果实大把大把地往下扔。那时，我多么希望自己是男孩子啊！就像这高大的枣树一样，巍然耸立。

上学了，读到鲁迅的《秋夜》，里面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那时的我很纳闷，为什么这么啰嗦，不能好好说话吗？但现在的我，有点理解鲁迅了，他在表达他的情绪，当时的鲁迅，不能畅通地表达他的情绪，他看到后园外落尽叶子的枣树，尖锐的枝条无声地刺向天空，像极了他当时那种彷徨而执着的孤独者无奈的心绪。

高中时期，我读到了舒婷的《致橡树》：我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从此，我就有了我的爱情观，我不能依附于任何男性，我必须作为个体独立存在的。我要寻找的那位，必须和我并肩同行。我们可以在各自的工作中互不相交，如同两条平行线互不干涉，但在灵魂深处，必须相知相惜，互相鼓励，我们一定可以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也共同分享成功和喜悦。很幸运，我找到了我理想中的他。

生活中，我俩性格迥异，理科生的我，家里什么东西出问题了，我会研究一番，自己动手修理。而文科生的我家那位则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给大家讲个笑话，有年暑假，我外出旅游回到家，发现卫生间的洗手台上放着台灯，我就顺手把它放回书房了。晚上洗澡发现室灯不会亮，着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之前就一直用台灯充当照明。我外出了两周，他在家居然没想过要换一下灯泡，真有点让人哭笑不得。次日，我赶紧去买了换下，恢复如常。如此简单的事情，他从来不曾动手做一下。再比如，我爱看电影，他却一点也不喜欢。我看电影有个要求，就是不喜欢伙伴在边上说话。他如果难得一遇陪你去看，却会不停地在边上叽叽喳喳，让我火大。所以，现在看电影我基本是一个人去看，有时觉得太触眼，我就约男同学一起去看。哈哈，女同学一般忍不住要说话，被我pass掉。

了。我家那位就很能理解，从来不吃醋。他懂我的习惯，即使男同学在边上，看电影的过程中，也不能说话，只能在电影结束后出来的时候聊几句感想，还能怎么样呢！只有历史片，我总盼望他能陪我去看他的历史知识超过一般人。看《长津湖》，我就强行带他去了，他依然忍不住在边上点评，这次我居然忍受了，因为理科生的我历史知识最是匮乏，片中的一些细节，会在他的点评下了解得更加透彻。而《志愿军》，他就不想去看，我只好找男同学去看，自然就没有那么深刻全面地理解导演的意图了，只好事后看豆瓣评价来辅助了解那段历史，有点遗憾！

生活在工作中，我们更是经常交流，尤其在我遭遇纠结的问题时，他往往从另一个角度帮我分析，有时真让我豁然开朗。跟旁人相比，我反倒更崇拜他当初的无奈选择。哲学系，当年高考以全省前100名的成绩，却被调剂到了哲学专业，在一些实用主义者的眼中，实在是毫无作用。我却不这么认为，他看待事情的眼光和远见，常常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互联网经济，他却持反对意见，说这是对实体经济的重创，不允许我网购。我因此不怎么会淘宝。双十一这阶段在闺蜜的指导下我还是瞒着他在网上淘了几件衣服，这几天，他就发话了，小心被人偏了，我默默地放下了手机。数学系毕业的我，喜欢对错分明，喜欢刨根问底，答案必定是唯一的，与他吵架，都是我落败。在他的世界观里，一分为二、矛盾统一的辩证思维已经根植于他的内心，但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讨论与交流。

现在的我知道了，我们就是并排站立的两棵树，我不再强求自己成为一棵伟岸的枣树，只求做一棵长满红硕花朵的木棉，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我们都作为独立的个体屹立于世，以自己的方式展示自己的风格，刚有刚的硬气，柔有柔的妩媚，春去秋来，花开花落，生命的年轮在悄然增长。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关系。伟大的爱情和亲情，早已深入我们的骨髓，牢不可破，我们一起相互支持，一起走过岁月。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我相信我们可以以两棵并立的树的形象一直在那里。